資治通鑑/卷087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八十六 ◄

資治通鑑
卷八十七 晉紀九

► 卷八十八

起屠維大荒落，盡重光協洽，凡三年。

資治通鑑 第087卷

【晉紀九】　起屠維大荒落，盡重光協洽，凡三年。

孝懷皇帝中永嘉三年（己巳，公元三零九年）

春，正月，辛丑朔，熒惑犯紫微。漢太史令宣於修之，言於漢主淵曰：「不出三年，必克洛陽。蒲子崎嶇，難以久安；平陽氣象方昌，請徙都之。」淵從之。大赦，改元河瑞。

三月，戊申，高密孝王略薨。以尚書左僕射山簡為征南將軍、都督荊、湘、交、廣四州諸軍事，鎮襄陽。簡，濤之子也，嗜酒，不恤政事；表「順陽內史劉璠得眾心，恐百姓劫璠為主」。詔征璠為越騎校尉。南州由是遂亂，父老莫不追思劉弘。

丁巳，太傅越自滎陽入京師。中書監王敦謂所親曰：「太傅專執威權，而選用表請，尚書猶以舊制裁之，今日之來，必有所誅。」帝之為太弟也，與中庶子繆播親善，及即位，以播為中書監，繆胤為太僕卿，委以心膂；帝舅散騎常侍王延、尚書何綏、太史令高堂沖，並參機密。越疑朝臣貳於己，劉輿、潘滔勸越悉誅播等。越乃誣播等欲為亂，乙丑，遣平東將軍王秉，帥甲士三千入宮，執播等十餘人於帝側，付廷尉，殺之。帝歎息流涕

而已。綏，曾之孫也。初，何曾侍武帝宴，退，謂諸子曰：「主上開創大業，吾每宴見，未嘗聞經國遠圖，惟說平生常事，非貽厥孫謀之道也，及身而已，後嗣其殆乎！汝輩猶可以免。」指諸孫曰：「此屬必及於難。」及綏死，兄嵩哭之曰：「我祖其殆聖乎！」曾日食萬錢，猶雲無下箸處。子劭，日食二萬。綏及弟機、羨，汰侈尤甚；與人書疏，詞禮簡傲。河內王尼見綏書，謂人曰：「伯蔚居亂世而矜豪乃爾，其能免乎？」人曰：「伯蔚聞卿言，必相危害。」尼曰：「伯蔚比聞我言，自己死矣！」及永嘉之末，何氏無遺種。

臣光曰：何曾譏武帝偷惰，取過目前，不為遠慮；知天下將亂，子孫必與其憂，何其明也！然身為僭侈，使子孫承流，卒以驕奢亡族，其明安在哉！且身為宰相，知其君之過，不以告而私語於家，非忠臣也。

太傅越以王敦為揚州刺史。

劉實連年請老，朝廷不許。尚書左丞劉坦上言：「古之養老，以不事為憂，不以吏之為重，謂宜聽實所守。」丁卯，詔實以侯就第。以王衍為太尉。

太傅越解兗州牧，領司徒。越以頃來興事，多由殿省，乃奏宿衛有侯爵者皆罷之。時殿中武官並封侯，由是出者略盡，皆泣涕而去。更使右衛將軍何倫、左衛將軍王秉領東海國兵數百人宿衛。

左積弩將軍朱誕奔漢，具陳洛陽孤弱，勸漢主淵攻之。淵以誕為前鋒都督，以滅晉大將軍劉景為大都督，將兵攻黎陽，克之；又敗王堪於延津，沈男女三萬餘人於河。淵聞之，怒曰：「景何面復見朕？且天道豈能容之？吾所欲除者，司馬氏耳，細民何罪？」黜景為平虜將軍。

夏，大旱，江、漢、河、洛皆竭，可涉。

漢安東大將軍石勒寇巨鹿、常山，眾至十餘萬，集衣冠人物，別為君子營。以趙郡張賓為謀主，刁膺為股肱，夔安、孔萇、支雄、桃豹、逯明為爪牙，并州諸胡羯多從之。

初，張賓好讀書，闊達有大志，常自比張子房。及石勒徇山東，賓謂所親曰：「吾歷觀諸將，無如此胡將軍者，可與共成大業！」乃提劍詣軍門，大呼請見，勒亦未之奇也。

賓數以策干勒，已而皆如所言。勒由是奇之，署為軍功曹，動靜咨之。

漢主淵以王彌為侍中、都督青、徐、兗、豫、荊、揚六州諸軍事、征東大將軍、青州牧，與楚王聰共攻壺關，以石勒為前鋒都督。劉琨遣護軍黃肅、韓述救之，聰敗述於西澗，勒敗肅於封田，皆殺之。太傅越遣淮南內史王曠、將軍施融、曹超將兵拒聰等。曠濟河，欲長驅而前，融曰：「彼乘險間出，我雖有數萬之眾，猶是一軍獨受敵也。且當阻水為固以量形勢，然後圖之。」曠怒曰：「君欲沮眾邪！」融退，曰：「彼善用兵，曠暗於事勢，吾屬今必死矣！」曠等逾太行與聰遇，戰於長平之間，曠兵大敗，融、超皆死。

聰遂破屯留、長子，凡斬獲萬九千級。上黨太守龐淳以壺關降漢。劉琨以都尉張倚領上黨太守，據襄垣。

初，匈奴劉猛死，右賢王去卑子之誥升爰代領其眾。誥升爰卒，子虎立，居新興，號鐵弗氏，與白部鮮卑皆附於漢。劉琨自將擊虎，劉聰遣兵襲晉陽，不克。

五月，漢主淵封子裕為齊王，隆為魯王。

秋，八月，漢主淵命楚王聰等進攻洛陽；詔平北將軍曹武等拒之，皆為聰所敗。聰長驅至宜陽，自恃驟勝，怠不設備。九月，弘農太守垣延詐降，夜襲聰軍，聰大敗而還。

王浚遣祁弘與鮮卑段務勿塵擊石勒於飛龍山，大破之，勒退屯黎陽。

冬，十月，漢主淵復遣楚王聰、王彌、始安王曜、汝陰王景帥精騎五萬寇洛陽，大司空雁門剛穆公呼延翼帥步卒繼之。丙辰，聰等至宜陽。朝廷以漢兵新敗，不意其復至，大懼。辛酉，聰屯西明門。北宮純等夜帥勇士千餘人出攻漢壁，斬其征虜將軍呼延顥。壬戌，聰南屯洛水。乙丑，呼延翼為其下所殺，其眾自大陽潰歸。淵敕聰等還師。聰表稱晉兵微弱，不可以翼、顥死故還師，固請留攻洛陽，淵許之。太傅越嬰城自守。戊寅，聰親祈嵩山，留平晉將軍安陽哀王厲、冠軍將軍呼延朗督攝留軍；太傅參軍孫詢說越乘虛出擊朗，斬之，厲赴水死。王彌謂聰曰：「今軍既失利，洛陽守備猶固，運車在陝，糧食不支數日。殿下不如與龍驤還平陽，裹糧發卒，更為後舉；下官亦收兵谷，待命於兗、豫，不亦可乎？」聰自以請留，未敢還。宣於修之言於淵曰：「歲在辛未，乃得洛陽。今晉氣猶盛，大軍不歸，必敗。」淵乃召聰等還。

天水人訇琦等殺成太尉李離、尚書令閻式，以梓潼降羅尚。成主雄遣太傅驤、司徒雲、司空璜攻之，不克，雲、璜戰死。

初，譙周有子居巴西，成巴西太守馬脫殺之，其子登詣劉弘請兵以復仇。弘表登為梓潼內史，使自募巴、蜀流民，得二千人；西上，至巴郡，從羅尚求益兵，不得。登進攻宕渠，斬馬脫，食其肝。會梓潼降，登進據涪城；雄自攻之，為登所敗。

十一月，甲申，漢楚王聰、始安王曜歸於平陽。王彌南出轘轅，流民之在潁川、襄城、汝南、南陽、河南者數萬家，素為居民所苦，皆燒城邑，殺二千石、長吏以應彌。石勒寇信都，殺冀州刺史王斌。王浚自領冀州。詔車騎將軍王堪、北中郎將裴憲將兵討勒，勒引兵還，拒之；魏郡太守劉矩以郡降勒。勒至黎陽，裴憲棄軍奔淮南，王堪退保倉垣。

十二月，漢主淵以陳留王歡樂為太傅，楚王聰為大司徒，江都王延年為大司空。遣都護大將軍曲陽王賢與征北大將軍劉靈、安北將軍趙固、平北將軍王桑，東屯內黃。王彌表左長史曹嶷行安東將軍，東徇青州，且迎其家；淵許之。

初，東夷校尉勃海李臻，與王浚約共輔晉室，浚內有異志，臻恨之。和演之死也，別駕昌黎王誕亡歸李臻，說臻舉兵討浚。臻遣其子成將兵擊浚。遼東太守龐本，素與臻有隙，乘虛襲殺臻，遣人殺成於無慮。誕亡歸慕容廆。詔以勃海封釋代臻為東夷校尉，龐本復謀殺之；釋子悛勸釋伏兵請本，收斬之，悉誅其家。

孝懷皇帝中永嘉四年（庚午，公元三一零年）

春，正月，乙丑朔，大赦。

漢主淵立單征女為皇后，梁王和為皇太子，大赦；封子義為北海王；以長樂王洋為大司馬。

漢鎮東大將軍石勒濟河，拔白馬，王彌以三萬眾會之，共寇徐、豫、兗州。二月，勒襲鄄城，殺兗州刺史袁孚，遂拔倉垣，殺王堪。復北濟河，攻冀州諸郡，民從之者九萬餘口。

成太尉李國鎮巴西，帳下文石殺國，以巴西降羅尚。

太傅越征建威將軍吳興錢璯及揚州刺史王敦。璯謀殺敦以反，敦奔建業，告琅邪王睿。璯遂反，進寇陽羨，睿遣將軍郭逸等討之；周□糾合鄉里，與逸等共討璯，斬之。□三定江南，睿以□為吳興太守，於其鄉里置義興郡以旌之。

曹嶷自大梁引兵而東，所至皆下，遂克東平，進攻琅邪。

夏，四月，王浚將祁弘敗漢冀州刺史劉靈於廣宗，殺之。

成主雄謂其將張寶曰：「汝能得梓潼，吾以李離之官賞汝。」寶乃先殺人而亡奔梓潼，訇琦等信之，委以心腹。會羅尚遣使至梓潼，琦等出送之；寶從後閉門，琦等奔巴西。雄以寶為太尉。

幽、并、司、冀、秦、雍六州大蝗，食草木、牛馬毛皆盡。

秋，七月，漢楚王聰、始安王曜、石勒及安北大將軍越國圍河內太守裴整於懷，詔征虜將軍宋抽救懷。勒與平北大將軍王桑逆擊抽，殺之；河內人執整以降，漢主淵以整為尚書左丞。河內督將郭默收整餘眾，自為塢主，劉琨以默為河內太守。羅尚卒於巴郡，詔以長沙太守下邳皮素代之。

庚午，漢主淵寢疾；辛未，以陳留王歡樂為太宰，長樂王洋為太傅，江都王延年為太保，楚王聰為大司馬、大單于，並錄尚書事。置單于台於平陽西。以齊王裕為大司徒，魯王隆為尚書令，北海王乂為撫軍大將軍、領司隸校尉，始安王曜為征討大都督、領單于左輔，廷尉喬智明為冠軍大將軍、領單于右輔，光祿大夫劉殷為左僕射，王育為右僕射，任顗為吏部尚書，朱紀為中書監，護軍馬景領左衛將軍，永安王安國領右衛將軍，安昌王盛、安邑王飲、西陽王璿皆領武衛將軍，分典禁兵。初，盛少時，不好讀書，唯讀《孝經》、《論語》，曰：「誦此能行，足矣，安用多誦而不行乎！」李熹見之，歎曰：「望之如可易，及至，肅如嚴君，可謂君子矣！」淵以其忠篤，故臨終委以要任。丁丑，淵召太宰歡樂等入禁中，受遺詔輔政。己卯，淵卒；太子和即位。

和性猜忌無恩。宗正呼延攸，翼之子也，淵以其無才行，終身不遷官；侍中劉乘，素惡楚王聰；衛尉西昌王銳，恥不預顧命；乃相與謀，說和曰：「先帝不惟輕重之勢，使三王總強兵於內，大司馬擁十萬眾屯於近郊，陛下便為寄坐耳。宜早為之計。」和，攸之

甥也，深信之。辛巳夜，召安昌王盛、安邑王欽等告之。盛曰：「先帝梓宮在殯，四王未有逆節，一旦自相魚肉，天下謂陛下何！且大業甫爾，陛下勿信讒夫之言以疑兄弟。兄弟尚不可信，他人誰足信哉！」攸、銳怒之曰：「今日之議，理無有二，領軍是何言乎！」命左右刃之。盛既死，欽懼曰：「惟陛下命！」壬午，銳帥馬景攻楚王聰於單于台，攸帥永安王安國攻齊王裕於司徒府，乘帥安邑王飲攻魯王隆，使尚書田密、武衛將軍劉璿攻北海王乂。密、璿挾乂斬關歸於聰，聰命貫甲以待之。銳知聰有備，馳還，與攸、乘共攻隆、裕。攸、乘疑安國、欽有異志，殺之。是日，斬裕，癸未，斬隆。甲申，聰攻西明門，克之；銳等走入南宮，前鋒隨之。乙酉，殺和於光極西室，收銳、攸、乘，梟首通衢。

群臣請聰即帝位；聰以北海王乂，單後之子也，以位讓之。乂涕泣固請，聰久而許之，曰：「乂及群公正以禍難尚殷，貪孤年長故耳。此家國之事，孤何敢辭！俟乂年長，當以大業歸之。」遂即位。大赦，改元光興。尊單氏曰皇太后，其母張氏曰帝太后。以義為皇太弟、領大單于、大司徒。立其妻呼延氏為皇后。呼延氏，淵後之從父妹也。封其子粲為河內王，易為河間王，翼為彭城王，悝為高平王；仍以粲為撫軍大將軍、都督中外諸軍事。以石勒為并州刺史，封汲郡公。

略陽臨渭氐酋蒲洪，驍勇多權略，群氐畏服之。漢主聰遣使拜洪平遠將軍，洪不受，自稱護氐校尉、秦州刺史、略陽公。九月，辛未，葬漢主淵於永光陵，謚曰光文皇帝，廟號高祖。

雍州流民多在南陽，詔書遣還鄉里。流民以關中荒殘，皆不願歸；征南將軍山簡、南中郎將杜蕤各遣兵送之，促期令發。京兆王如遂潛結壯士，夜襲二軍，破之。於是馮翊嚴嶷、京兆侯脫各聚眾攻城鎮，殺令長以應之，未幾，眾至四五萬，自號大將軍、領司、雍二州牧，稱藩於漢。

冬，十月，漢河內王粲、始安王曜及王彌帥眾四萬寇洛陽，石勒帥騎二萬會粲於大陽，敗監軍裴邈於澠池，遂長驅入洛川。粲出軒轅，掠梁、陳、汝、潁間。勒出成皋關，壬寅，圍陳留太守王贊於倉垣，為贊所敗，退屯文石津。

劉琨自將討劉虎及白部，遣使卑辭厚禮說鮮卑拓跋猗盧以請兵。猗盧使其弟弗之子鬱律帥騎二萬助之，遂破劉虎、白部，屠其營。琨與猗盧結為兄弟，表猗盧為大單于，以代郡封之為代公。時代郡屬幽州，王浚不許，遣兵擊猗盧，猗盧拒破之。浚由是與琨有隙。

猗盧以封邑去國懸遠，民不相接，乃帥部落萬餘家自雲中入雁門，從琨求陘北之地。琨不能制，且欲倚之為援，乃徙樓煩、馬邑、陰館、繁畤、崞五縣民於陘南，以其地與猗盧；由是猗盧益盛。

琨遣使言於太傅越，請出兵共討劉聰、石勒；越忌苟晞及豫州刺史馮嵩，恐為後患，不許。琨乃謝猗盧之兵，遣歸國。

劉虎收餘眾，西渡河，居朔方肆盧川，漢主聰以虎宗室，封樓煩公。

壬子，以劉琨為平北大將軍，王浚為司空，進鮮卑段務勿塵為大單于。

京師饑困日甚，太傅越遣使以羽檄征天下兵，使入援京師。帝謂使者曰：「為我語諸征、鎮：今日尚可救，後則無及矣！」既而卒無至者。征南將軍山簡遣督護王萬將兵入援，軍於涅陽，為王如所敗。如遂大掠沔、漢，進逼襄陽，簡嬰城自守。荊州刺史王澄自將，欲援京師，至淅口，聞簡敗，眾散而還。朝議多欲遷都以避難，王衍以為不可，賣車牛以安眾心。山簡為嚴嶷所逼，自襄陽徙屯夏口。

石勒引兵濟河，將趣南陽，王如、侯脫、嚴嶷等聞之，遣眾一萬屯襄城以拒勒。勒擊之，盡俘其眾，進屯宛北。是時，侯脫據宛，王如據穰。如素與脫不協，遣使重賂勒，結為兄弟，說勒使攻脫。勒攻宛，克之；嚴嶷引兵救宛，不及而降。勒斬脫；囚嶷，送於平陽，盡並其眾。遂南寇襄陽，攻拔江西壘壁三十餘所。還，趣襄城，王如遣弟璃襲勒；勒迎擊，滅之，復屯江西。

太傅越既殺王延等，大失眾望；又以胡寇益盛，內不自安，乃戎服入見，請討石勒，且鎮集兗、豫。帝曰：「今胡虜侵逼郊畿，人無固志，朝廷社稷，倚賴於公，豈可遠出以孤根本！」對曰：「臣出，幸而破賊，則國威可振，猶愈於坐待困窮也。」十一月，甲戌，越帥甲士四萬向許昌，留妃裴氏、世子毘及龍驤將軍李惲、右衛將軍何倫守衛京師，防察宮省；以潘滔為河南尹，總留事。越表以行台自隨，用太尉衍為軍司，朝賢素望，悉為佐吏，名將勁卒，咸入其府。於是宮省無復守衛，荒饉日甚，殿內死人交橫；盜賊公行，府寺營署，並掘塹自守。越東屯項，以馮嵩為左司馬，自領豫州牧。

竟陵王楙白帝遣兵襲何倫，不克；帝委罪於楙，楙逃竄，得免。

揚州都督周馥以洛陽孤危，上書請遷都壽春。太傅越以馥不先白己而直上書，大怒，召馥及淮南太守裴碩。馥不肯行，令碩帥兵先進。碩詐稱受越密旨，襲馥，為馥所敗，退保東城。

詔加張軌鎮西將軍、都督隴右諸軍事。光祿大夫傅祗、太常摯虞遣軌書，告以京師饑匱。軌遣參軍杜勳獻馬五百匹，毯布三萬匹。

成太傅驤攻譙登於涪城。羅尚子宇及參佐素惡登，不給其糧。益州刺史皮素怒，欲治其罪；十二月，素至巴郡，羅宇等使人夜殺素，建平都尉暴重殺宇，巴郡亂。驤知登食盡援絕，攻涪愈急。士民皆熏鼠食之，餓死甚眾，無一人離叛者。驤子壽先在登所，登乃歸之。三府官屬表巴東監軍南陽韓松為益州刺史，治巴東。

初，帝以王彌、石勒侵逼京畿，詔苟晞督帥州郡討之。會曹嶷破琅邪，北收齊地，兵勢甚盛，苟純閉城自守。晞還救青川，與嶷連戰，破之。

是歲，寧州刺史王遜到官，表李釗為朱提太守。時寧州外逼於成，內有夷寇，城邑丘墟。遜惡衣菜食，招集離散，勞徠不倦，數年之間，州境復安。誅豪右不奉法者十餘家；以五苓夷昔為亂首，擊滅之，內外震服。

漢主聰自以越次而立，忌其嫡兄恭；因恭寢，穴其壁間，刺而殺之。

漢太后單氏卒，漢主聰尊母張氏為皇太后。單氏年少美色，聰烝焉。太弟乂屢以為言，單氏慚恚而死。乂寵由是漸衰，然以單氏故，尚未之廢也。呼延後言於聰曰：「父死子繼，古今常道。陛下承高祖之業，太弟何為者哉！陛下百年後，粲兄弟必無種矣。」聰曰：「然，吾當徐思之。」呼延氏曰：「事留變生，太弟見粲兄弟浸長，必有不安之志，萬一有小人交構其間，未必不禍發於今日也。」聰心然之。乂舅光祿大夫單沖泣謂乂曰：「疏不間親。主上有意於河內王矣，殿下何不避之！」乂曰：「河瑞之末，主上自惟嫡庶之分，以大位讓乂。乂以主上齒長，故相推奉。天下者，高祖之天下，兄終弟及，何為不可！粲兄弟既壯，猶今日也。且子弟之間，親疏詎幾，主上寧可有此意乎！

孝懷皇帝中永嘉五年（辛未，公元三一一年）

春，正月，壬申，苟晞為曹嶷所敗，棄城奔高平。

石勒謀保據江、漢，參軍都尉張賓以為不可。會軍中饑疫，死者太半，乃渡沔，寇江夏，癸酉，拔之。

乙亥，成太傅驤拔涪城，獲譙登。太保始拔巴西，殺文石。於是成主雄大赦，改元玉衡。譙登至成都，雄欲宥之；登詞氣不屈，雄殺之。

巴蜀流民布在荊、湘間，數為土民所侵苦，蜀人李驤聚眾據樂鄉反，南平太守應詹與醴陵令杜蕤共擊破之。王澄使成都內史王機討驤，驤請降，澄偽許而襲殺之。以其妻子為賞，沉八千餘人於江，流民益怨忿。蜀人杜疇等復反，湘州參軍馮素與蜀人汝班有隙，言於刺史荀眺曰：「巴、蜀流民皆欲反。」眺信之，欲盡誅流民。流民大懼，四五萬家一時俱反，以杜蕤州裡重望，共推為主。蕤自稱梁、益二州牧、領湘州刺史。

裴碩求救於琅邪王睿，睿使揚威將軍甘卓等攻周馥於壽春。馥眾潰，奔項，豫州都督新蔡王確執之，馥憂憤而卒。確，騰之子也。

揚州刺史劉陶卒。琅邪王睿復以安東軍咨祭酒王敦為揚州刺史，尋加都督征討諸軍事。

庚辰，平原王干薨。

二月，石勒攻新蔡，殺新蔡莊王確於南頓；進拔許昌，殺平東將軍王康。

氐苻成、隗文復叛，自宜都趣巴東；建平都尉暴重討之。重因殺韓松，自領三府事。

東海孝獻王越既與苟晞有隙，河南尹潘滔、尚書劉望等復從而譖之。晞怒，表求滔等首，揚言：「司馬元超為宰相不平，使天下淆亂，苟道將豈可以不義使之！」乃移檄諸州，自稱功伐，陳越罪狀。帝亦惡越專權，多違詔命；所留將士何倫等，抄掠公卿，逼辱公主；密賜晞手詔，使討之。晞數與帝文書往來，越疑之，使游騎於成皋間伺之，果獲晞使及詔書。乃下檄罪狀晞，以從事中郎楊瑁為兗州刺史，使與徐州刺史裴盾共討晞。晞遣騎收潘滔，滔夜遁，得免；執尚書劉曾、侍中程延，斬之。越憂憤成疾，以後事付王衍；三月，丙子，薨於項，秘不發喪。眾共推衍為元帥，衍不敢當；以讓襄陽王范，范亦不受。范，瑋之子也。於是衍等相與奉越喪還葬東海。何倫、李惲等聞越薨，奉裴妃

及世子毘自洛陽東走，城中士民爭隨之。帝追貶越為縣王，以苟晞為大將軍、大都督，督青、徐、兗、豫、荊、揚六州諸軍事。

益州將吏共殺暴重，表巴郡太守張羅行三府事。羅與隗文等戰，死，文等驅掠吏民，西降於成。三府文武共表平西司馬蜀郡王異行三府事，領巴郡太守。

初，梁州刺史張光會諸郡守於魏興，共謀進取。張燕唱言：「漢中荒敗，迫近大賊，克復之事，當俟英雄。」光以燕受鄧定略，致失漢中，今復沮眾，呵出斬之。治兵進戰，累年乃得至漢中，綏撫荒殘，百姓悅服。

夏，四月，石勒帥輕騎追太傅越之喪，及於苦縣寧平城，大敗晉兵，縱騎圍而射之，將士十餘萬人相踐如山，無一人得免者。執太尉衍、襄陽王范、任城王濟、武陵莊王澹、西河王喜、梁懷王禧、齊王超、吏部尚書劉望、廷尉諸葛銓、豫州刺史劉喬、太傅長史庾金全等，坐之幕下，問以晉故。衍具陳禍敗之由，雲計不在己；且自言少無宦情，不豫世事；因勸勒稱尊號，冀以自免。勒曰：「君少壯登朝，名蓋四海，身居重任，何得言無宦情邪！破壞天下，非君而誰！」命左右扶出。眾人畏死，多自陳述。獨襄陽王范神色儼然，顧呵之曰：「今日之事，何復紛紜！」勒謂孔萇曰：「吾行天下多矣，未嘗見此輩人，當可存乎？」萇曰：「彼皆晉之王公，終不為吾用。」勒曰：「雖然，要不可加以鋒刃。」夜，使人排牆殺之。濟，宣帝弟子景王陵之子；禧，澹之子也。剖越柩，焚其屍，曰：「亂天下者此人也，吾為天下報之，故焚其骨以告天地。」

何倫等至洧倉，遇勒，戰敗，東海世子毘及宗室四十八王皆沒於勒，何倫奔下邳，李惲奔廣宗。裴妃為人所掠賣，久之，渡江。初，琅邪王睿之鎮建業，裴妃意也，故睿德之，厚加存撫，以其子沖繼越後。

漢趙固、王桑攻裴盾，殺之。

杜蕤攻長沙。五月，荀眺棄城奔廣州，蕤追擒之。於是蕤南破零、桂，東掠武昌，殺二千石長吏甚眾。

以太子太傅傅祗為司徒，尚書令荀藩為司空，加王浚大司馬、侍中、大都督，督幽、冀諸軍事，南陽王模為太尉、大都督，張軌為車騎大將軍，琅邪王睿為鎮東大將軍，兼督揚、江、湘、交、廣五州諸軍事。

初，太傅越以南陽王模不能綏撫關中，表徵為司空。將軍淳于定說模使不就徵，模從之；表遣世子保為平西中郎將，鎮上邽，秦州刺史裴苞拒之。模使帳下都尉陳安攻苞，苞奔安定，太守賈疋納之。

荀晞表請遷都倉垣，使從事中郎劉會將船數十艘、宿衛五百人、穀千斛迎帝。帝將從之，公卿猶豫，左右戀資財，遂不果行。既而洛陽饑困，人相食，百官流亡者什八九。帝召公卿議，將行而衛從不備。帝撫手歎曰：「如何曾無車輿！」乃使傅祗出詣河陰，治舟楫，朝士數十人導從。帝步出西掖門，至銅駝街，為盜所掠，不得進而還。度支校尉東郡魏浚，帥流民數百家保河陰之硤石，時劫掠得穀麥，獻之。帝以為揚威將軍、平陽太守，度支如故。

漢主聰使前軍大將軍呼延晏將兵二萬七千寇洛陽，比及河南，晉兵前後十二敗，死者三萬餘人。始安王曜、王彌、石勒皆引兵會之；未至，晏留輜重於張方故壘；癸未，先至洛陽；甲申，攻平昌門；丙戌，克之，遂焚東陽門及諸府寺。六月，丁亥朔，晏以外繼不至，俘掠而去。帝具舟於洛水，將東走，晏盡焚之。庚寅，荀籓及弟光祿大夫組奔轘轅。辛卯，王彌至宣陽門；壬辰，始安王曜至西明門；丁酉，王彌、呼延晏克宣陽門，入南宮，升太極前殿，縱兵大掠，悉收宮人、珍寶。帝出華林園門，欲奔長安，漢兵追執之，幽於端門。曜自西明門入屯武庫。戊戌，曜殺太子詮、吳孝王晏、竟陵王楙、右僕射曹馥、尚書閻丘沖、河南尹劉默等，士民死者三萬餘人。遂發掘諸陵，焚宮廟、官府皆盡。曜納惠帝羊皇后，遷帝及六璽於平陽。石勒引兵出轘轅，屯許昌。光祿大夫劉蕃、尚書盧志奔并州。

丁未，漢主聰大赦，改元嘉平。以帝為特進左光祿大夫，封平阿公，以侍中庾鋭、王俊為光祿大夫。鋭，敳之兄也。

初，始安王曜以王彌不待己至，先入洛陽，怨之。彌說曜曰：「洛陽天下之中，山河四塞，城池、宮室不假修營，宜白主上自平陽徙都之。」曜以天下未定，洛陽四面受敵，不可守，不用彌策而焚之。彌罵曰：「屠各子，豈有帝王之意邪？」遂與曜有隙，引兵東屯項關。前司隸校尉劉暾說彌曰：「今九州糜沸，群雄競逐，將軍於漢建不世之功，又與始安王相失，將何以自容！不如東據本州，徐觀天下之勢，上可以混壹四海，下不失鼎峙之業，策之上者也。」彌心然之。

司徒傅祗建行臺於河陰，司空荀藩在陽城，河南尹華薈在成皋，汝陰太守平陽李矩為之立屋，輸穀以給之。薈，歆之曾孫也。

藩與弟組、族子中護軍崧，薈與弟中領軍恆，建行台於密，傳檄四方，推琅邪王睿為盟主。藩承製以崧為襄城太守，矩為滎陽太守，前冠軍將軍河南褚翜為梁國內史。揚威將軍魏浚屯洛北石樑塢，劉琨承制假浚河南尹，浚詣荀藩咨謀軍事。藩邀李矩同會，矩夜赴之。矩官屬皆曰：「浚不可信，不宜夜往。」矩曰：「忠臣同心，何所疑乎！」遂往，相與結歡而去。浚族子該，聚眾據一泉塢，藩以為武威將軍。

豫章王端，太子詮之弟也，東奔倉垣，荀晞率群官奉以為皇太子，置行臺。端承制以晞領太子太傅、都督中外諸軍、錄尚書事，自倉垣徙屯蒙城。

撫軍將軍秦王業，吳孝王之子，荀藩之甥也，年十二，南奔密，藩等奉之，南趣許昌。前豫州刺史天水閻鼎，聚西州流民數千人於密，欲還鄉里。荀藩以鼎有才而擁眾，用鼎為豫州刺史，以中書令李絲亙、司徒左長史彭城劉疇、鎮軍長史周顗、司馬李述等為之參佐。顗，浚之子也。

時海內大亂，獨江東差安，中國士民避亂者多南渡江。鎮東司馬王導說琅邪王睿收其賢俊，與之共事。睿從之，辟手彔屬百餘人，時人謂之百六手彔。以前潁川太守勃海刁協為軍咨祭酒，前東海太守王承、廣陵相卞壼為從事中郎，江寧令諸葛恢、歷陽參軍陳國陳頵為行參軍，前太傅手彔庚亮為西曹手彔。承，渾之弟子；恢，靚之子；亮，兗之弟子也。

江州刺史華軼，歆之間孫也，自以受朝廷之命而為琅邪王睿所督，多不受其教令。郡縣多諫之，軼曰：「吾欲見詔書耳。」及睿承荀藩檄，承製署置官司，改易長吏，軼與豫州刺史裴憲皆不從命。睿遣揚州刺史王敦、歷陽內史甘卓與揚烈將軍廬江周訪合兵擊軼。軼兵敗，奔安成，訪追斬之，及其五子。裴憲奔幽州。睿以甘卓為湘州刺史，周訪為尋陽太守，又以揚武將軍陶侃為武昌太守。

秋，七月，王浚設壇告類，立皇太子，佈告天下，稱受中詔承制封拜，備置百官，列署征、鎮，以荀藩為太尉，琅邪王睿為大將軍。浚自領尚書令，以裴憲及其婿棗嵩為尚書，以田征為兗州刺史，李惲為青州刺史。

南陽王模使牙門趙染戍薄板，染求馮翊太守不得而怒，帥眾降漢，漢主聰以染為平西將軍。八月，聰遣染與安西將軍劉雅帥騎二萬攻模於長安，河內王粲、始安王曜帥大眾繼之。染敗模兵於潼關，長驅至下邽。涼州將北宮純自長安帥其眾降漢。漢兵圍長安，模遣淳於定出戰而敗。模倉庫虛竭，士卒離散，遂降於漢。趙染送模於河內王粲；九月，粲殺模。關西饑饉，白骨蔽野，士民存者百無一二。聰以始安王曜為車騎大將軍、雍州牧，更封中山王，鎮長安。以王彌為大將軍，封齊公。

苟晞驕奢苛暴，前遼西太守閻亨，纘之子也，數諫晞，晞殺之。從事中郎明預有疾，自輿入諫。晞怒曰：「我殺閻亨，何關人事，而輿病罵我！」預曰：「明公以禮待預，故預以禮自盡。今明公怒預，其如遠近怒明公何！桀為天子，猶以驕暴而亡，況人臣乎！願明公且置是怒，思預之言。」晞不從。由是眾心離怨，加以疾疫、饑饉。石勒攻王贊於陽夏，擒之。遂襲蒙城，執及豫章王晞端，鎖晞頸，以為左司馬。漢主聰拜勒幽州牧。

王彌與勒，外相親而內相忌，劉暾說彌使召曹嶷之兵以圖勒，彌為書，使暾召嶷，且邀勒兵共向青州。暾至東阿，勒游騎獲之，勒潛殺暾而彌不知。會彌將徐邈、高梁輒引所部兵去，彌兵漸衰。彌聞勒擒苟晞，心惡之，以書賀勒曰：「公獲苟晞而用之，何其神也！使晞為公左，彌為公右，天下不足定也。」勒謂張賓曰：「王公位重而言卑，其圖我必矣。」賓因勸勒乘彌小衰，誘而取之。時勒方與乞活陳午相攻於蓬關，彌亦與劉瑞相持甚急。彌請救於勒，勒未之許。張賓曰：「公常恐不得王公之便，今天以王公授我矣。陳午小豎，不足憂；王公人傑，當早除之。」勒乃引兵擊瑞，斬之。彌大喜，謂勒實親己，不復疑也。冬，十月，勒請彌燕於己吾。彌將往，長史張嵩諫，不聽。酒酣，勒手斬彌而並其眾，表漢主聰，稱彌叛逆。聰大怒，遣使讓勒「專害公輔，有無君之心」，然猶加勒鎮東大將軍、督並、幽二州諸軍事、領并州刺史，以慰其心。苟晞、王贊潛謀叛勒，勒殺之，並晞弟純。

勒引兵掠豫州諸郡，臨江而還，屯於葛陂。

初，勒之為人所掠賣也，與其母王氏相失。劉琨得之，並其從子虎送於勒，因遺勒書曰：「將軍用兵如神，所向無敵。所以周流天下而無容足之地，百戰百勝而無尺寸之功者，蓋得主則為義兵，附逆則為賊眾故也。成敗之數，有似呼吸，吹之則寒，噓之則溫。今相授侍中、車騎大將軍、領護匈奴中郎將、襄城郡公，將軍其受之！」勒報書曰：「事功殊途，非腐儒所知。君當逞節本朝，吾自夷難為效。」遣琨名馬、珍寶，厚禮其使，謝而絕之。

時虎年十七，殘忍無度，為軍中患。勒白母曰：「此兒凶暴無賴，使軍人殺之，聲名可惜，不若自除之。」母曰：「快牛為犢，多能破車，汝小忍之！」及長，便弓馬，勇冠當時。勒以為征虜將軍，每屠城邑，鮮有遺類。然御眾嚴而不煩，莫敢犯者，指授攻討，所向無前，勒遂寵任之。勒攻滎陽太守李矩，矩擊卻之。

初，南陽王模以從事中郎綝為馮翊太守。綝，靖之子也。模死，綝與安夷護軍金城麴允、頻陽令梁肅，俱奔安定。時安定太守賈疋與諸氐、羌皆送任子於漢，綝等遇之於陰密，擁還臨涇，與疋謀興復晉室，疋從之。乃共推疋為平西將軍，帥眾五萬向長安。雍州刺史麴特、新平太守竺恢皆不降於漢，聞疋起兵，與扶風太守梁綜帥眾十萬會之。綜，肅之兄也。漢河內王粲在新豐，使其將劉雅、趙染攻新平，不克。索綝救新平，大小百戰，雅等敗退。中山王曜與疋等戰於黃丘，曜眾大敗。疋遂襲漢梁州刺史彭蕩仲，殺之。麴特等擊破粲於新豐，粲還平陽。於是疋等兵勢大振，關西胡、晉翕然響應。

閻鼎欲奉秦王業入關，據長安以號令四方；河陰令傅暢，祗之子也，亦以書勸之，鼎遂行。荀籓、劉疇、周顗、李述等，皆山東人，不欲西行，中途逃散；鼎遣兵追之，不及，殺李絲亙等。鼎與業自宛趣武關，遇盜於上洛，士卒敗散，收其餘眾，進至藍田，使人告賈疋，疋遣兵迎之；十二月，入於雍城，使梁綜將兵衛之。

周顗奔琅邪王睿，睿以顗為軍諮祭酒。前騎都尉譙國桓彝亦避亂過江，見睿微弱，謂顗曰：「我以中州多故，來此求全，而單弱如此，將何以濟！」既而見王導，共論世事，退，謂顗曰：「向見管夷吾，無復憂矣！」

諸名士相與登新亭游宴，周顗中坐歎曰：「風景不殊，舉目有江河之異！」因相視流涕。王導愀然變色曰：「當共戮力王室，克復神州，何至作楚囚對泣邪！」眾皆收淚謝之。

陳頵遺王導書曰：「中華所以傾弊者，正以取才失所，先白望而後實事，浮競驅馳，互相貢薦，言重者先顯，言輕者後敘，遂相波扇，乃至陵遲。加有莊、老之俗，傾惑朝廷，養望者為弘雅，政事者為俗人，王職不恤，法物墜喪。夫欲制遠，先由近始。今宜改張，明賞信罰，拔卓茂於密縣，顯朱邑於桐鄉，然後大業可舉，中興可冀耳。」導不能從。

劉琨長於招懷而短於撫御，一日之中，雖歸者數千，而去者亦相繼。琨遣子遵請兵於代公猗盧，又遣族人高陽內史希合眾於中山，幽州所統代郡、上谷、廣寧之民多歸之，眾

至三萬。王浚怒，遣燕相胡矩督諸軍，與遼西公段疾陸眷共攻希，殺之，驅略三郡士女而去。疾陸眷，務勿塵之子也。猗盧遣其子六修將兵助琨戍新興。

琨牙門將邢延以碧石獻琨，琨以與六修，六修復就延求之，不得，執延妻子。延怒，以所部兵襲六修，六修走，延遂以新興附漢，請兵以攻并州。

李臻之死也，遼東附塞鮮卑素喜連、木丸津托為臻報仇，攻陷諸縣，殺掠士民，屢敗郡兵，連年為寇。東夷校尉封釋不能討，請與連和，連、津不從。民失業，歸慕容廆者甚眾，廆稟給遣還，願留者即撫存之。

廆少子鷹揚將軍翰言於廆曰：「自古有為之君，莫不尊天子以從民望，成大業。今連、津外以寵本為名，內實幸災為亂。封使君已誅本請和，而寇暴不已。中原離亂，州師不振，遼東荒散，莫之救恤，單于不若數其罪而討之。上則興復遼東，下則併吞二部，忠義彰於本朝，私利歸於我國，此霸王之基也。」廆笑曰：「孺子乃能及此乎！」遂帥眾東擊連、津，以翰為前鋒，破斬之，盡並二部之眾。得所掠民三千餘家，及前歸廆者悉以付郡，遼東賴以復存。

封釋疾病，屬其孫弈於廆。釋卒，廆召弈與語，說之，曰：「奇士也！」補小都督。釋子冀州主簿悛、幽州參軍抽來奔喪。廆見之，曰：「此家抎抎千斤犍也。」以道不通，喪不得還，皆留仕廆，廆以抽為長史，悛為參軍。王浚以妻舅崔毖為東夷校尉。毖，琰之曾孫也。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